

毛本《花间集》来源续证

罗 争 鸣

《花间集》是唐末五代时期的第一部文人词总集，其版本源流基本清晰，但明末毛晋汲古阁刊本《花间集》（简称毛本）的来源尚无定论。此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李一氓先生等认为毛本来自带有陆游跋文的南宋本（简称陆跋本）^①，二是饶宗颐先生认为陆跋本不可信，毛本从此出恐无根据。^②本文拟在前贤开拓的道路上再作讨论，如有妄言，请专家批评指正。

陆跋本确存，但所谓的“陆跋本”仅指陆游曾藏并为之跋的一个宋本《花间集》。

理由一：陆游给《花间集》作的跋文有两则，载《渭南文集》卷三十。后一则跋文题“开禧元年十二月”，据各种陆游年谱，这一年均没提到刊刻《花间集》事，而且此时陆游已81岁高龄（享年85岁^③），陆游晚年曾懊悔年轻时作小词^④，想必这个时候不会再刊以“艳科”著称的《花间集》。

理由二：两则跋文当非一时所为。其一署“笠泽翁书”，其二署“务观东篱”。陆游号“东篱”是在开禧元年（1205）^⑤，此前陆游多署名“翁”、“放翁”、“陆某”等。另外，两则跋文对《花间集》的态度迥异，其一云：“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其二云：“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据《渭南文集》卷二六至卷三一跋文分析，陆游常给一

本书在不同时间写跋，如《皇甫先生文集》，陆游分别在庆元六年（1200）和开禧三年作跋。这种情况还有《坐忘论》、《西昆酬唱集》等。《花间集》的两则跋文在时间与内容上的差异，也可断定，这不是特为刊刻而跋，陆游 250 余则跋文多数是在文集、诗集甚至书帖、画像后随意性的笔录，少有几篇是为刊刻而写的。

陈振孙撰写《直斋书录解题》（简称《直斋》）尝求陆游跋过的典籍，除《花间集》外，著录《高宗圣政草》、《朝制要览》等时都引用过陆跋以品题得失。陈氏系湖州安吉人（现属浙江省），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卷，安吉距陆游家乡山阴不过几百里，另外，陈氏卒于南宋景定三年（1262），陆游卒于嘉定二年^⑥（1209）。从时间和地域上，陈振孙与陆游相距都不远，但当时，陆跋典籍已很难觅得。《直斋》卷十《造化权舆》条云：“陆农师著，《埤雅》颇采用之，其孙务观尝两为之跋。余求之久不获。”而陆游跋过的这样一个孤本《花间集》历经几百年还能传到毛晋手中的可能性更小。虽然毛晋曾言：“余家藏宋刻，前有欧阳炯序，后有陆放翁二跋，真完璧也”，^⑦但此言不可尽信，如果所藏真是陆游亲手跋过的《花间集》，毛氏断不会仅以“宋刻”盖过陆游手迹。那么毛晋所谓“家藏宋刻”应有二种可能：

①后人据陆游手跋本重新翻刻而传至毛晋手中，是为真陆跋本。

②陆跋本已经佚失，后人（包括毛晋本人）搜得两则跋文补在其他宋本后面冒充陆跋本。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么李一氓先生认为毛本从陆跋本出有一定道理。但这个陆跋本不见踪影，世存宋本只有二种，一是晁谦之跋本（简称晁本）；二是宋淳熙鄂州公文纸印本（简称公文纸印本）。晁本系统清晰，与毛本关系不大，可以排除。而这个公文纸印本恰与毛本相同之处很多，李一氓先生亦云：“（毛本）接近鄂本（公文纸印本）。 ”^⑧现在我们拿宋明本《花间集》对校，发现

诸本各异，独毛本与公文纸印本相同处有三：

①张泌《酒泉子》，晁本及其他诸明刻本，如明汤显祖评本（简称汤评本）、明正德覆晁本，明茅一桢刊本（简称茅本），明玄览斋巾箱本（简称玄本）等均作二首，惟独公文纸印本与毛本作一首。

②晁本、正德覆晁本、茅本、汤评本、玄本都有集者题名，惟公文纸印本与毛本无。

③各种版本间产生异文处，惟公文纸印本与毛本保持一致，如温庭筠《河渚神》“愁听思归乐”，晁本及其他诸明本均作“乐”，而公文纸印本与毛本“乐”作“落”，像这种情况，有32处之多，现胪列文后。

由同异对比，可断毛晋在刊毛本《花间集》时一定参考过公文纸印本。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卷五著录公文纸印本时亦云：“四库所收《花间集》十卷，为汲古阁毛氏刊本。子晋所刊各书，往往与所藏宋本不合，此尤其精审者也。此本为宋淳熙十四年丁未，鄂州使库所刊，板印精良，其纸则皆鄂州使库公文册也。《花间》一集，为词家之祖，斯刻则以又是集之祖也。温庭筠以下十八人，凡词五百首，与《书录解题》所言合。卷一前四页，卷十后三页，及欧阳炯叙，陆游二跋均佚。毛氏抄补极工。惟卷尾三页及子晋三印，辛酉之秋遭乱复失。世鲜宋刊，无由补写，致可惜也！”^⑨李一氓先生谓此著录谬误有四^⑩①：公文纸印本不是此集之祖，此前还有晁本；②不可断定为宋淳熙十四年鄂州使库刊；③陆游题跋的开禧元年不会用20年前公文册子纸印《花间集》；④毛氏不曾抄补。以上四点，笔者以为①、②必错无疑，但不能以偏盖全，完全否定杨氏著录。由③可以看出，李先生对陆跋理解有误，前文已证明陆跋本只是陆游在某一宋本《花间集》后题跋，并没刊印，陆游跋过的是哪一个本子不可考，也不必考。这个著录中，杨氏亦不该武断地认为陆游二跋原来就在公文纸印本后。第

四点毛氏不曾抄补公文纸印本不能仅据藏印有无断定。公文纸印本是一个递修本，现国家图书馆所藏前五版左右字体清晰工整，明显异于公文册子纸部分。而据杨氏著录，海源阁藏时尚没补写，后来海源阁又三次遭劫，藏书被焚、被掠。这样一个历经劫难、多次修补的本子，几百年后不见毛氏藏印也有可能，独以此为据否定毛氏不曾抄补恐不妥。而毛氏抄补过公文纸印本的证据除了上文已经证明的毛晋必见过公文纸印本和杨绍和《楹书隅录》的著录外，还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的“南宋版精抄”^①一条。把“版”与“抄”放在一起，李一氓先生尝感到迷惑不解，^②其实这里的“抄”只有理解为“抄补”才通，而这恰恰印证了杨氏《楹书隅录》“毛氏抄补极工”的著录。另外，毛晋刊过《渭南文集》，也完全有条件找到两则跋文，为抄补提供方便。毛晋所谓：“余家藏宋刻，前有欧阳炯序，后有陆放翁二跋，真完璧也”，仔细体会，这当是一种以“宋刻”掩盖抄补的自夸口吻。《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是毛晋儿子毛扆为清理家产作的，对此必定要忠实一些，版是版，抄是抄，而非以一“宋刻”掩人耳目。

综上所述，如果陆氏跋过的本子恰是公文纸印本，那么毛晋抄补的就是真正的陆跋本。但这种可能性很少，因为陆游作跋的时间其中一则的开禧元年（1205），距公文纸上所显示的淳熙十二年（1185）相距稍短，且陆游、陈振孙对这么一个较特殊的本子都没有提及。如果陆游跋过的不是公文纸印本，那么毛晋就用陆跋附上此本作了一个伪陆跋本。不管是真是伪，毛晋刊刻《花间集》时必参照了这个本子。

但我们又不能说毛本来自公文纸印本，因为毛本与公文纸印本存在的差异不可忽视。欧阳炯序文中倒数第二句在各种版本间差异很大，公文纸印本作“庶使西园英哲”，毛本却是“庶以阳春之曲，将使西园英哲”。这里毛本与晁本有很大相似，只是“曲”字，晁本作“甲”，其他全同。另外，毛本中还有7条校记，其中

四条是：

卷一 温庭筠《河渚神》“落一作乐”

卷三 韦庄《喜迁莺》“门一作云”

卷六 顾夔《玉楼春》“颤战通用”

卷八 孙光宪《菩萨蛮》“船一作舷”

“落”“门”“颤”“船”都与公文纸印本同，而“乐”“云”“战”“舷”都与晁本同。显然毛晋在刻《花间集》时，参考的不是一种版本，很可能就包括晁本或其他版本。

结论：毛晋所谓“前有欧阳炯序，后有陆放翁二跋”的宋刻本只是自己抄补的公文纸印本，毛本多从此出，但也参校了其他版本。因此，毛本的来源不可确指，它是一个汇校各本，择善而从一个新版本。

晁本及其他明本产生异文处			公文纸印本与毛本
温庭筠	《南歌子》·2	团酥握雪花	苏
	《河渚神》·2	愁听思归乐	落
	《清平乐》·2	终日行人恣攀折	争
韦庄	《浣溪沙》·3	孤灯照壁背窗纱	红
	《谒金门》·2	不忍把伊书迹	君
	《河传》·3	遥见翠槛红楼	望
	《喜迁莺》·2	凤街金榜出云来	门
	《小重山》·1	凝情立	顚
薛昭蕴	《浣溪沙》·2	茂苑草青湘渚阔	花茂
	《浣溪沙》·3	郡庭花落敛黄昏	欲
	《喜迁莺》·3	香袖半笼鞭	细
	《小重山》·1	东风吹断紫箫声	玉
	同上	愁极梦难成	起
	同上	手授裙带绕阶行	宫

续表

晁本及其他明本产生异文处			公文纸印本与毛本
欧阳炯	《贺明朝》·2	对鸳鸯	对对
顾夙	《浣溪沙》·3	薄情年少悔思量	每
	《荷叶杯》·6	红笺为寄表情深	写
	《荷叶杯》·9	手拈（或手捻）裙带独徘徊	掇
孙光宪	《菩萨蛮》·4	扣舷惊翡翠	船
	《河渚神》·2	数行征雁联翩	斜
	《虞美人》·1	暗魂消	睡
	同上	不堪振触别离愁	怅
	《后庭花》·1	轻飏吹起琼花旋	绽
	《清平乐》·1	思随芳草萋萋	凄凄
	同上	凭仗东风吹梦	使
魏承班	《生查子》·2	愁恨梦难成	应
鹿虔扈	《思越人》	苦是适来新梦见	若
尹鹗	《临江仙》·2	月明深院中庭	夜
	同上	红烛半消残焰短	条
李珣	《南乡子》·4	游女带香	带香游女
	《酒泉子》·2	雨渍花零	清
	《菩萨蛮》·2	恨君容易处	去

（下转第 227 页）

丹丘先生，著有《太和正音谱》，作杂剧12种。“涵虚子论曲”即见《太和正音谱》。

④⑦《警心录》载贾似道疑心陈淳祖与宠姬关系暧昧，而《红梅记》叙贾似道宠姬李慧娘因私爱风流少年裴禹遇害事。

④⑧如范香令剧目后案云：“《欢喜冤家》二种似杂剧题，未敢臆断，姑附之。”附沈自晋《南词新谱》辑录剧目后案云：“《新谱》所引，已著本录者不录，见徐氏《叙录》者不录，得若干种，或有名异而某本即某本者，俟考定。”诸如此类皆是。

④⑨《今乐考证》共著录宋金杂剧、院本975种，元明清杂剧203家1176种，金元明清“院本”316家1116种，征引各类文献130余种，不愧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戏曲目录之集大成者。

⑤⑩如将署名胜乐道人的《长命缕》列入“国朝院本”，此剧实为梅鼎祚作，胜乐道人乃梅氏别署。著录九“国朝院本”列毕万侯《三报恩》，著录十又将其列入第二狂名下，第二狂实即毕万侯别号。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接第169页）

注：

①⑦⑧⑩⑫李一氓：《花间集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②饶宗颐：《词籍考》，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③⑥朱东润：《陆游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④陆游：《长短句序》，见《陆游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⑤陆游：《东篱记》，《陆游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⑨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见《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⑪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见《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